

中外文学名著读本

中国港台文学卷

中外文学名著读本

台北寡婦

ZHONG WAI WEN XUE
MING ZHU DU BEN

蔡茂友 主编

今日中国出版社

中外文学名著读本·中国港台文学卷

台北小寡妇

蔡茂友 主编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32 号

中外文学名著读本·中国港台文学卷

台北小寡妇

蔡茂友 主 编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 24 号 邮编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燕南胶印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9.1 印张 218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072—0402—2/I·103

全 10 册定价:98.00 元(本册定价:9.80 元)

中外文学名著读本编委会

主 编： 蔡茂友

执行主编： 傅艾兰 余劲松 彭宗平

副 主 编： 陈继荪 辛同强 夏天阳
周维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瑞琦 王卫放 王进悦

王志卿 王限婷 文 凡

肖文江 肖四新 吴朱红

辛同强 何雪丽 余劲松

邹 文 陈继荪 张朝晖

周 宏 周维强 袁正宏

桂雪琴 夏天阳 栾 敬

彭宗平 程临溪 傅艾兰

谭 情 蔡茂友 熊文钊

责任编辑： 王 恭 黄隽青 辛作良

撰 稿 人：（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于秀娟	万钧秀	马瑞琦
王卫放	王宏	王枚
王进悦	王限婷	王美群
王钦	王春景	方红册
叶扬	刘伟	刘璇
孙立坤	孙薇	李荔萍
李淑红	李新	陈志情
陈继荭	陈惠民	陈瑾
陈巍	张宏	张京宇
余劲松	余国晋	辛同强
肖文江	何雪丽	周之健
周宏	周亮	周维强
林天辉	杨红娟	屈树欣
赵海燕	胡晓岚	柳兰
夏天阳	饶江宏	侯洪莲
婚欣燕	袁正宏	桂雪琴
栾敬	唐甲军	彭宗平
程临溪	戴琴	蔡九肱
蔡小鸥	蔡茂友	薛维富

目 录

台湾人三部曲·····	钟肇政(1)
亚细亚孤儿·····	吴浊流(28)
原乡人·····	钟理和(36)
贫贱夫妻·····	钟理和(39)
窑变·····	施叔青(41)
牛铃声响·····	施叔青(44)
棋王·····	张系国(54)
窗外·····	琼瑶(63)
月朦胧,鸟朦胧·····	琼瑶(73)
庭院深深·····	琼瑶(83)
我爱黑眼珠·····	七等生(92)
在乐园外·····	从魁(95)
千山外,水长流·····	聂华苓(99)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於梨华(109)
玉卿嫂·····	白先勇(119)
游园惊梦·····	白先勇(121)
谪仙记·····	白先勇(126)
远见·····	陈若曦(129)
金鲤鱼的百衲裙·····	林海音(139)
春江·····	赵淑侠(144)

网.....	欧阳子(154)
魔女.....	欧阳子(156)
儿子的大玩偶.....	黄春明(158)
寒夜三部曲.....	李乔(161)
嫁妆一牛车.....	王禎和(184)
美人图.....	王禎和(187)
将军族.....	陈映真(196)
唐倩的喜剧.....	陈映真(201)
夜行货车.....	陈映真(206)
在室女.....	杨青矗(211)
滚滚红尘.....	三毛(213)
荒山之夜.....	三毛(218)
红鼻子.....	姚一苇(220)
千江有水千江月.....	萧丽红(227)
落尘.....	廖辉英(237)
骤雨.....	司马中原(247)
丈夫,太太和情人	陈香梅(257)
台北,台北!	王拓(262)
杀夫.....	李昂(272)
暗夜.....	李昂(277)

台湾人三部曲

钟肇政^①

第一部 沉沦

他们是一群冒险犯难的勇者

——楔子

陆家的来台祖荣邦公打从原乡广东长乐县只身渡海来台湾，已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了。事情的经过是平淡的：荣邦公于23岁来到台湾，起先给人家当长工，后来便有了机会向外发展。他的勤俭早就保证了他的事业是会成功的，不几年他便已成家立业，而且家产不断发展，晚年已是地方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了。

他有两个儿子，天贵和天送。虽然都没有读书，但却很聪慧。老

^① 钟肇政(1925—) 笔名九龙、钟正、路加、台湾省桃园龙潭人。1943年淡水中学毕业后，曾当过小学教员。光复后就读台湾大学，又因故辍学，曾在中学和大专学校任教。后任《台湾文艺》主编和《民众日报》副刊室主任。他1951年开始中文写作，几十年来笔耕不止。作品有长篇小说《鲁冰花》、《八角塔下》、《浊流三部曲》和《台湾人三部曲》；中篇小说《初恋》、《采茶时节》；短篇小说《轮回》、《中元的构图》等；是台湾当代文坛享誉颇深的一位作家。

大天贵尤其能干，不但料理若大一份家产，还不停地向外发展。他们在九座寮庄建了一座颇为堂皇的庄宅，这以后也就成了陆家的祖堂。

陆家人丁兴旺，天贵公的女人共生养了3个儿子，而且个个又多子多孙，单凭这一点，天贵公大可心满意足了。迁到九座寮庄的陆家，自然还是很繁荣发达的。这个地方，虽然地势高土地亢旱，但很适于茶树的生长。依靠几百亩的茶树，陆家的收入直线上升，远近闻名。

信海是天贵最小的儿子，也是陆家人丁当中第一个读书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少年，但他勤奋好学，肯下苦功。靠着这一份韧劲儿，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先生”，并在自己的祖堂里开设私塾，专教族里的子弟们。信海不仅以严师著称，他还有一个受人敬重的特点，那就是为人公正清廉。他的和蔼之中有一股严肃光辉的神情，是村人们崇拜的偶像。

信海老人有3个儿子，老大仁烈是唯一没有读书的，他负担起全家的生计。仁智和仁勇都像父亲，从小就成了道道地地的读书人。

再下来的一代，情况就不同了。例如纲昆、纲仑、纲嵩这些年轻人，都是一面读书一面帮些田园里的工作。在信海老人的理想里，文武双全，就是能耕能读，是最了不起的。

傍晚时分。仁烈从制茶门来到正厅。他本来打算歇歇腿，却没想到两兄弟仁智、仁勇正坐在那儿，好像有什么事要和他商议。

“大哥。”仁智直起身子说：“阿父的生日快到了。”

“嗯，是快到了。”仁烈心里盘算着还有多长时间。

“刚才我和阿勇谈起，今年该提前做71大寿才好。”

“提前做……为什么？”仁烈问了一声。

“年头不平静，不是说清朝要割台了吗？明年世界可不晓得要变成怎么个样子。”仁智说到这儿忽然咳嗽起来。

“唔……”仁烈沉吟着，“可是，阿父肯吗？”

“大哥。”仁勇是个急性的人，这时兴致勃勃地说起来：“这次我们要做的象样些，我想杀两条猪，请个采茶班来做一棚戏。”

“嗯，可是……”仁烈沉吟片刻说：“不是我不愿意，阿爸绝对不许的。”

“不要让他知道好了，我们偷偷地准备，到时候才亮出来。”阿勇说。

仁烈也找不着话来说，这件就这样决定下来。

儿孙满堂的信海老人的 71 大寿是轰动整个九座寮庄的一件大事情。当然这也并不是因为这个岁数有什么了不得，主要还是由于陆家的铺张。

戏棚搭在祖堂前的广场上，这也是这个广场的首次壮举。那时节，庄民们看戏的机会可是太少了，故而这一棚采茶戏已经够吸引附近几个庄的人们了。

所谓打采茶也就是他们客家独特的民间戏剧。这种采茶戏并没有所谓的高潮，从头到尾都是一唱一答，情节也简单，根本没有故事，但随着歌声的起落，观众们的心情也一起一落，一紧一松，渐渐地迫向高潮。

然而这一天，却有一个人没有心思看采茶，他就是阿仑。阿仑受父亲之命，担任记帐工作，一方面对宾客们寒暄，另一方面忙着收钱物记帐。然而在这种忙乱当中，他仍然没有忘记秋菊。

秋菊是他在茶园里认识的，阿仑第一次见到这个美貌少女的时候，简直有一种莫可名状的轻微电击般的震动。他感到自己爱上了她。

几天前春茶结束时，他就找机会请她来看打采茶，她当然也答应了。阿仑着急地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希望能找到秋菊，然而他终于失望了。阿仑决心去找石连叔母问个究竟。

石连叔母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她答应为阿仑和秋菊之间牵线。但这次她却遇到了麻烦。秋菊的父亲阿熊是个赌棍和酒鬼，奢赌与豪饮使家里穷得叮当响。他除了喝醉后毒打秋菊的母亲外，还打上了自己女儿的主意，想让她操贱业为自己挣钱！所以当石连叔母去提亲的时候，他漫天要价，要陆家出很高的聘金。

“是啊，嗨……”石连叔母无可奈何似地叹了一口气说：“阿熊那家伙真是没天良，太没天良了。”

阿熊这样做，难住了阿仑，却使阿仑的堂兄阿岱十分高兴。阿岱也一直在讨好秋菊，却碰了一鼻子灰。现在阿熊想让她操贱业，岂不是可以花几个钱就可以买到她的身子……阿岱有点想入非非了。

正当陆家的人们为了信海老人的七十寿诞而狂欢的时候，时代巨轮又辗过了一个大段落。前此一年，即甲午，清兵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澎的割让就此成了定局。台湾人民一下子都给掷进离乱与兵燹当中。

陆家人也开始为前途而争执起来。

“无论如何，我是要回转原乡的。”仁智以坚定的口吻说：“做一个亡国奴，我办不到。”

“可是阿爸呢？”仁烈讷讷而言。

意外地，信海老人踏着稳重的步子走进来。

老人吐了一口烟说：“仁智哪，刚才听到阿勇说，你好象主张要回长山？”

“啊，阿爸，只是这么想着，当然还要阿爸来定夺的。”仁智有点

慌乱的样子。

“不用说啦。”老人转向仁勇说：“仁勇，你勇气可嘉，不愧我替父取的名字。陆家子弟都应该有下卵的。你要多准备些銃药，将来陆家子弟少不得你来领导。”

自从信海老人要仁勇负起统率年轻子弟们之责以后，仁勇也以领导者自居，经常往外跑。他熟悉了外面的一些情况，也与一些地方领导人有了密切的联系。

随着日军不断向南推进，台湾义军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事，随时都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

陆家子弟要出征了。今天晚上，陆家祖堂公厅及前面的卵石禾埕出奇地光亮着。禾埕正中是一只刮光了毛的牲猪，摊在一只小型猪架上。酉时拜祭神祖，寅时出门——这是仁智拣的吉时。陆家二十多位子弟站在信海老人的后面，酌酒焚香，祭拜玉皇大帝和观音佛祖，宣誓与倭奴抗争到底。大礼在爆竹声中结束了。

“大家，听到吧？”仁勇大声说。

“有！”

怒吼般齐声回答。噢！陆家人在这一瞬间，真地成了战士了！

“好。大家走喽！”

一行人在仁勇的带领下，大踏步地向庄外走去，没有畏缩，没有惧怕。

如果有人会对他们这一行人之中的任何一个表示怀疑，那就只有阿仑了。这个可爱的年轻人，正在承受着感情的磨难。他曾去过一趟秋菊家，而阿熊却不让秋菊出来见他，这使他沮丧极了。此刻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经过她家附近时还能见她一面。

在竹丛下，阿仑辨认出她的家。他故意走在队伍的最末尾，并注视着附近的东。西。啊！他看到了，他的心开始激烈跳动起来！

“秋……菊……”

阿仑几乎冲动起来，他冲了过去，紧紧地搂住她。

“……你一定要等我……”

“我会的……”

在那漆黑一团里，阿仑怀着一颗无限依恋的心离去了。

仁勇一行人天还没大亮时就抵达安平镇的胡宅，受到了胡老锦的热烈欢迎。这位胡老锦尽管长得五短身材，貌不惊人，却是一位著名的义军领袖。他的手下共有5路人马，约有200来人，是一股有生气的抗日力量。

陆家子弟们第一次参加战斗，便是一场十分激烈的大战。日本军攻下新竹后，为了联络，在新店设立了一个兵站，驻有兵力245人，并配有野炮和机关炮。抗击日军的目标，就是首先消灭这股敌人，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

仁勇率领的陆家子弟赶到时，抗日军正从四面团团地把兵站围在核心，从四面主猛攻。虽然义军人数不少，且有时地利之便，但是火力太差了。鸟铳在野炮、机关炮面前，显得毫无用处。义军无法前进一步，在敌军炽烈的火力下，撤退了。

这次战斗伤亡并不是很大，胡老锦命令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以备再战。人们便横七竖八地睡成一堆。

这天上午，胡老锦正在教陆家的阿嵩打洋统，忽然外面有个人跑进来。

“阿锦伯！”紧张而迫切的声音，满脸着急与惶悸：“日，日，日本蕃来了……”

“唔。”胡老锦微微蹙了一下眉尖，但立即又恢复了通常的样子。

“阿锦伯！”阿嵩忍不住说，“我们不要准备吗？”

“我们已有准备，是在你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就做好的。随时都可以迎敌！”

是的，日本蕃终于来了！他们不仅冲过了义军的防线，而且把义军的大本营——胡宅也包围起来。

胡老锦站在屋前，稳重而沉着地说：“大家赶快各就各位，填好銃药和銃籽，火绳也要点着。记着，要等我打出第一銃后，才可以开火。”

竹丛外的銃声越来越密，也越来越响。我方却一声不响，静得好像没有一个人。敌人正在一步步接近，“呱啦呱啦”的叫声已听得见了！

“轰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銃喷火了，接着是守在禾埕周边的火銃，也一齐开火了。

那支大銃的威力非同小可，其余的鸟銃也结结实实地打击了敌人，竹丛更帮了他们不少的忙。敌人一次又一次被打退了。

“没下卵的，不敢来啦！”

“他们当然还会来，现在不来，那就是明天或后天，必定来的，他们不会甘休。”胡老锦分析道。

这场攻防战，原以为只有龟缩在竹丛内挨打的份，没料到竟那么轻易地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胜利。他们杀死了二十几个日本蕃——这是日军登陆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惨败，最大的一次损失，而给这些侵略者们这么严重打击的，竟是一群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更可异的是，他们居然没有一个战死！这是一项令人不敢置信的奇迹，历史将为这奇迹记下光辉的一笔，这是铁定的！

就在陆家子弟和其他义军一起，在安平镇与敌人打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偷偷溜回了灵潭陂镇，他就是对秋菊一直垂涎三尺的无耻之徒阿岱。阿岱下决心搞到这个美人儿。

他来到秋菊家里，哄骗他说，阿仑已经战死了。然后他便怂恿阿熊，带着一家人赶快逃走，于是这一家人加上阿岱，就走上了逃亡之路。

当秋菊听到自己的心上人阿仑已遭不幸时，浮上她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死。她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苦一辈子。但是她想到了母亲，还有无辜的弟弟和妹妹。她要活下去为母亲分担劳苦，给弟妹们一点点可怜的庇护。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之后，她又坚强起来了。

然而更为不幸的事又接踵而至了。先是父亲阿熊被日军射中了大腿，不久便死了。接着，不怀好意的阿岱又给了她最后致命的一击。这个畜生趁秋菊不备的时候强暴了她，占有了她的贞操。

秋菊痛不欲生，真想在这顷刻间，倏然地化成一缕青烟消失在风中。

胡老锦撤离安平后，命令部下在铜锣圈集结，准备与其他义军协同作战，给来犯的日军一个决定性的打击。

铜锣圈伏击战终于打响了。仁勇率领 40 余名义军战士，向日军发起进攻。一时铙声大作，山鸣谷应，大地都为之摇撼起来。

对打起来，义军就不是日军的手对手了。日军的机关炮和洋铳形成炽烈的火网，使义军根本无法接近。

“勇叔！”阿高气急败坏地挨近说：“我们怎么不冲过去呀？”

“没有用，这一仗，胜负已见了底啦，我们输了。”仁勇的声调显著地沉落下来。

他们依次退了下来，躲进山排里，等候新的传令。

在一场空前的洗劫之后，陆家人又得为了一场祭典忙起来了。举家三大房一起逃亡，经历的确深痛，现在终于回来了，这实在值得大家欢庆一下。而且，出征的子弟们也要回来了！

“陆家子弟兵哪，快转来罗……”

人们站在大路两边，热烈地欢迎这些英勇的战士。爆竹声和欢呼声像波涛般汹涌。

走在前头的是仁勇，左手腕缚着布条，有发黑的血迹。紧接着是纲仑，昂着阔步，显得气度不凡。再后面是受伤的纲嵩，还有几个被抬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他们由于失血不少和疲累过甚，面孔都很苍白。

爆竹又响了一阵子，“犒军”开始了。

在人群之中，有一个不住擦泪的女孩。当她远远地认出阿仑的面目，确认他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开始流泪，同时也开始退缩了。那满脸的凄惶与痛苦，那孤独无依的身影，久久地那样站着。那是秋菊，可怜的秋菊。此刻，她转过身子，向着一泓浊水的灵潭走去……

尾 声

陆家人又一次三房人大家一齐来送别亲人，仁勇、纲仑和决心赴死赎罪的纲岱。信海老人送了好远一段路，最后站住了，直到远行的人消失在路的尽头，他仍鹄立在微风中。信海老人有雄心，活到亲眼看见侵略者们倒下去，还我美丽的河山！

第二部 沧溟行

自从乙未之后，九座寮的陆家人因为从事抗日活动，田地大部分被没收，转眼间家道中落，成了贫困的人家。

陆维梁家也是这样的，他从小就过着困窘的生活。

18岁的时候，他从公学校毕业出来，因为成绩优异，校方鼓励

他去考当时台湾的最高学府，也是唯一的中等学校，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没想到母亲却反对这件事。

“读日本蕃的书，有什么好！”

也许是不能升学对他刺激太深，也可能他看穿了，这一条路没有多大作为，充其量也不过像哥哥那样，做一名“教谕先生”而已，当然他也有可能另有所见所感，于是他竟然离家出走，上台北去了。

维梁独自飘流到台北，投靠一个公学校时的好友的舅父家。这位舅舅积极为他斡旋工作，恰好有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招收店员，于是维梁便顺利地找到了差事。

使他感到意外的是那个日本人头家松崎，竟然是如藹可亲的一个人，这与他印象中的日本仔有很大的不同。松崎一向颇醉心于汉学，尤其雅爱唐诗，这些爱好对维梁无形中起了极大的刺激作用。经过头家几次开导之后，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他眼前历历地展现了。从此开始了他的苦读生涯，他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素养的现代青年。

除了国、汉、数等功课以外，维梁也涉猎了不少课外书籍，吸收新知识、新思想。尤其是大正九年创刊于东京的“台湾青年”杂志，在他眼前展现了另一个崭新的天地。

那些从事台湾设置议会请愿运动的人士，以及在“台湾青年”上发表言论的人们，成了陆维梁心目中的英雄。陆维梁内心中屡次地兴起过一种冲动，那就是投身于那伟大的行列当中，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然而事情却在未曾料及的情况下，来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使得他的这个远大理想，一下子化为乌有。

事情是去年春发生的。三月中旬，头家女儿文子从日本来到台